青，一个字的山河

□张春田

一个字，能装下什么？

若这个字是“青”，它能装下九州的山脉与河流，装下一个民族望向天地时，眼底最先浮起的那一层光。《说文解字》只给了它四个字——“青，东方色也”。东方属春，春主生，青便从诞生那一刻起，带着天地初醒时那种将开未开的混沌与希望。它不是一种颜色。它是一道目光。

往天上看。

青的第一笔，落在苍穹之上。古人仰观天象，见东方苍龙七宿于春分时节自地平线升起，便将那一片天区命名为“青天”。青天在上，不是纯蓝的天，不是玄黑的夜，是介于两者之间、在晨昏交替时那一口深长的呼吸。相传后周世宗柴荣批答窑工请色，只写了十四个字：“雨过天青云破处，这般颜色做将来。”那一口呼吸，不蓝不绿，不浓不淡，像一个刚刚说出口的字，尚未定型，却已动了人间的念头。

而说到“青”在山河中的模样，便不能不提那幅画。

政和三年，十八岁的少年王希孟，用不到半年时间画了一幅《千里江山图》。他用的不是水墨，是石青、石绿，是矿石研磨出的重彩。那些颜色从大地深处挖出来，碾碎、过滤、调胶，一笔一笔敷上山峦。十二米的长卷展开，满目青绿扑面而来，像整个春天被人从天上裁下来，铺在了绢上。山是青的，水是绿的，云雾是青绿的，连空气似乎都染上了那层颜色。你以为他在画山水？不，他在画一个民族对“青”的全部想象。

那青绿不深不浅、不媚不俗，恰如山初醒、水初流、天地刚刚决定要美给谁看时，所作的第一个决定。十八岁的少年，画完这幅画，仿佛用尽了毕生的青绿，两年后便离开了人世。但他把青留了下来，留在一卷绢上，让后来千百年的人，抬头就能看见山河最初的模样。

山河是如此。人呢？

青落在人身上，最先落在发间。

少年鬓边如云的乌发，古人叫它青丝。青丝不只是头发，是生命正盛的凭证，是尚可与光阴讨价还价的资本。李白写“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”——他不是在写发色，是在写一件事：最珍贵的，从来不是已经拥有，而是“尚未”。尚未定型，尚未落定。所以一切可能都还好好地待在原处，等待次第展开。青丝转白，不过一阵风的事。你还没来得及回头，镜子里的人已经换了脸色。青，是人身上最锋利的时间刻度。

然后，青从眼中流进骨子里。

丹青不渝，是矿物颜料历千年不褪的承诺，也是人对初心最沉默的坚守。青史留名，是功业灼灼后竹简上的风骨。一个“青”字，从颜色褪去色相，化作精神的纯度：温润、沉静、不张扬，却比任何张扬都更有力。

而山河本身，还在继续写着这个字。



苏轼遇赦北归，在澄迈驿的通潮阁上北望，写下“杳杳天低鹘没处，青山一发是中原”。那遥遥一抹青，便是游子心中的故国归心。一个老人站在天涯海角，看见地平线上微微隆起的青色——那是中原的山，是他终于可以回去、却已经走了太久的地方。青在这里，不再是一种颜色，而是一种方向。是无论走多远，一回头就能看见的来处。

一字青，半部东方美学史。而余韵悠长的那一半，在每一次日升月落里，在每一双愿意看见山河的眼中，继续生长。它不急着写完自己，正如青从来不急着从一种颜色变成另一种颜色。它知道，山河无尽，青亦无尽。

而你我，都是这“青”字里，正在发生的一笔。

柿子红了又一年

□于春林

前两天，我去小区的“快递管家”取件，发现对面单元楼绿地里的柿子红了，高高地挂在枝头，特别惹人喜爱，仿佛是大自然写给人间的祝福——柿柿如意。我不禁驻足观赏满树的红柿子来。

秋风掠过小区的楼宇，楼下绿地的几棵柿子树悄悄缀满了红灯笼。抬眼望去，层层翠叶间，圆润饱满的柿子次第泛红，温柔地点亮了整个深秋的小区，让寻常的烟火院落盛满了秋日独有的唯美与诗意。

这几棵柿子树在小区扎根多年，岁岁如期。春日抽芽，夏日凝绿，默默积蓄一整年的光阴。入秋之后，凉风日夜浸染，柿子便褪去青涩，由浅黄转为橙红，最后化作饱满通透的丹红。阳光穿过稀疏的枝叶，洒在红彤彤的果实上，果皮透亮温润，像被秋阳细细熨烫过，温柔又热烈，成为小区里的一道风景。

清晨漫步小区，最是动人。风轻轻拂过柿子树，枝叶簌簌轻响，沉甸甸的果子微微摇晃，不张扬、不喧闹，安静地伫立在楼宇之间。早起的人缓步走过树下，总会抬头看上几眼，嘴角带着浅浅笑意；背着书包的学生路过，总会好奇地仰头观望，眼里盛满纯粹的欢喜。这一树树柿红，成了小区深秋最温柔的景致，温柔了每一个平凡的清晨。

记得当初这几棵柿子树安家在小区绿地里时，曾惹来好多人的争议，有人觉得这个地区的气候不适合种柿子树，纯粹是浪费资源；有人赞同种柿子树，让小区的绿化更加丰富多姿，多了几分季节的层次感，而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或许是因为柿子树只用一身暖红，朴素坦然、温柔治愈、静静装点着朝夕相伴的家园。

秋日，午后的阳光愈发温暖，暖阳铺洒在枝头。熟透的柿子饱满丰盈、红得透亮，仿佛轻轻一碰，就会溢出清甜的汁水。小区里，常有住户驻足树下闲谈，说着岁岁年年的秋景，聊着平淡温暖的日常。也有人轻声叮嘱孩子莫要攀折，珍惜这自然馈赠的美景。小区院落因一树秋红，褪去了钢筋水泥的清冷，满是人间烟火的温柔，得到了许多人的爱怜。

自古红红的柿子藏着美好的寓意，事事顺遂、岁岁安然。生长在小区里的柿子树，远离山野的粗犷，扎根在寻常烟火中，更加别致，它陪着朝暮晨昏，陪着四季流转，陪着一代代住户的日常光阴。它不刻意争春，不萧瑟悲秋，只是默默生长，按时结果，在寒凉的深秋捧出一树温暖，予人安宁与希望。

暮色中，晚秋微凉。夕阳余晖洒落，将枝头的红柿子染得愈发温润。楼宇、草木、红柿相互映衬，勾勒出最温柔的秋日晚景。小区的柿子红了，红的是深秋的景致，是岁月的温柔，是烟火人间的安稳。平凡的日子，从无轰轰烈烈的壮阔，却总有细碎的美好如约而至。一树柿红，一季秋暖，静静守护着小区的朝夕，温柔治愈着寻常生活。愿人间岁岁柿红、烟火常温、温柔常在。

这个时节，漫山遍野的秋意缓缓铺开，愈发浓郁。银杏铺金、枫叶染丹，是大自然的深秋季节特有的宁静时光，而小区里的柿子正是这个季节最美的风景。

带婆婆去赶集

□刘凤清

好多年没有赶集了，赶集这个词在脑海里已经忘了。还记得小时候，跟着家里人到几里地之外的镇上去赶集，那是最开心的事情。蹦蹦跳跳地跟在大人的身后，路程虽然不近，但也不觉得累。脸被风吹得红红的，走热了，额头上满是汗珠。到了集上左瞧右看，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用的，摆满了路的两边，这时家里人总会拉着我的手，给我买一些喜欢的东西。

今天，我带着婆婆去赶集。婆婆虽已82岁，但腿脚灵便、思维敏捷，就是耳朵有点背，胃口不太好。前几天，婆婆说要去集上看看，说集上的东西实在，都是自家产的，买着放心。实际我也懂她的心思，就是想去集上转转，找找年轻时的感觉。

婆婆年轻时在集上卖了半辈子的货，几乎每天都去赶周边的集市。当年婆婆就是推着手推车去赶集，早上出发，下午晚饭前到家，一天很是辛苦。

婆婆一听说我今天带她去赶集，乐得像小孩一样，推开房门，比我走得还快。现在的集市是在我们住的县城东南侧的郊区，离我家小区四五里地远，有直达的公交车。为了不让婆婆走得太累，我带婆婆坐公交车去集上。如今的集市，各种商品应有尽有，类似农贸大市场。

到了集上，婆婆的眼睛不够用，拉着我的手看看这、看看那，边看边问，有时耳朵听不清，我还得贴在她的耳朵旁做翻译。我问婆婆想要点啥？婆婆连连摇头说：“啥也不要，咱家里啥都有，别花那钱。”

这时婆婆来到了卖箱包的摊位前，摊位上的箱包样式和种类繁多，皮的、革的、布衣的，大的皮箱到小的钱包、卡包，一应俱全。婆婆站在摊位前久久未动，都看花了眼。突然，她指着摆在最上面的一个比较老样式的黑色手提包，让摊主给她取下来。她摸了又摸，看了又看，好像见到了多年的心爱之物。我看了看这样式简单而又普通的皮包，似乎明白了婆婆的心意，问了摊主价钱之后，立刻买了下来。奇怪的是，婆婆这次也没有怪我不还价，而是高兴地拎在手里，轻盈地迈步向前走去。我跟在婆婆的身后，忽然想起婆婆现在手中拎着的黑色手提包，很像当年婆婆卖包时装钱的那个包。她每天收摊后都会拎着一个黑色皮包，满脸笑容地回家。哦，走在前面的婆婆又回到了当年！

我看着婆婆拎着手提包欣慰地笑了，笑容里是满满的回忆！

订报热线：22895302
广告部：22699260
出版单位：辽宁北方报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社址：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邮编：110003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辽工商广字01—257号
发行单位：沈阳红马甲报刊发行物流配送有限公司
印刷：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：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4号
2027年度 零售价：2.00元/份 订阅价：500元/年
6 935970 566666